

美国经济复苏之谜： 新周期、新能源还是新技术

◎赵建

摘要：2008年，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给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危机之后，美国经济经过多轮政策调整，特别是在特朗普总统减税政策的刺激下，经济奇迹般地强劲复苏并持续增长，或将创造历史上第一增长周期。本文梳理了美国经济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柯立芝繁荣、里根供给侧革命和克林顿新经济时期的经济政策，考察了减税、放松监管等供给侧改革对美国经济的作用和影响。通过数据分析可发现，本轮美国经济的复苏，以投资为代表的传统动能功不可没；同时，以新能源、新技术为支撑的新动能也不乏亮点。两者共同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的动力。然而，伴随着美国经济周期性力量的减弱，叠加持续加息和中美贸易战对美国出口的影响，以及特朗普政府的执政隐患，本文认为，影响美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因素正在不断累积，经济下行和金融风险的压力在不断加大。

关键词：美国经济；减税；新经济；贸易战

DOI:10.16474/j.cnki.1673-8489.2018.11.005

由美国触发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十年，但全球经济依然陷在低增长的泥潭中，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处于更为风雨飘摇的形势下。而美国经济却强力反弹，并可能迎来历史上最长的经济增长周期。这不得不说是个谜团或者是一个“奇迹”。很多学者和金融家对此表示质疑，罗杰斯·瑞·达

里奥等对美国经济持续看衰，几年前就提出了“美国即将陷入第二次危机和衰退”的警告；国内唱空美国经济的学者也大有人在。被伯南克称为第二次“大萧条”的美国经济，究竟为何能迅速走出危机的阴霾，而且很快进入稳健增长的区间？是美国经济本身的韧性催生了新周期，还是特朗普财税政策刺激的旧复苏，抑或是基钦周期下新能源和新技术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有待于深入进行考察分析。

一、后危机时代美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2008年的金融海啸重创了自互联网泡沫以来蓬勃发展的美国经济。为应对金融危机产生的流动性枯竭对实体经济的致命打击，美联储先后开展了三轮量化宽松（QE），缓解了金融机构的燃眉之急，压低了长期国债利率，刺激了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OECD领先指标显示，2016年以来，美国经济企稳向好，呈现出复苏态势（见图1）。失业率自金融危机爆发时的高点10%逐渐降低至自然失业率之下，PMI连续多个月维持在荣枯线以上，CPI也在合理区间内运行。根据摩根大通的统计，本轮美国经济的扩张已经持续长达108个月之久，位居历史

作者简介：赵建，西泽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

图1 OECD领先指标显示美国经济复苏



第二位, 增长势头强劲。美国股市也因为经济的企稳向好走出一段波澜壮阔的大牛市, 持续时间已超过 3400 天, 成为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牛市。

数字的背后反映了微观企业层面对于经济的乐观预期, 也暗含着美国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的迹象。特朗普经济学亮眼的成绩单, 不禁让人想起了 20 世纪初的柯立芝繁荣, 以及其后的里根黄金期和克林顿的新经济。

二、美国历史上的复苏时期

(一) “柯立芝繁荣”

20 世纪 30 年代, 美国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潭。然而, 在这场危机之前的短暂时光里, 却镌刻着美国历史上有名的“柯立芝繁荣”。短短几年时间, 美国经济每年以 4% 的速度增长, 工业生产量增长近一倍。到 1929 年上半年, 美国的工业生产量已经占资本主义世界的 48.5%。

柯立芝总统的经济政策可谓是旗帜鲜明: 减税、放松监管和贸易保护主义。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 增加了个人可支配收入, 刺激了消费需求; 而对于企业的减税, 则极大降低了企业负担, 让其更愿意进行设备投资, 为企业的长期发展注入了动力。放松监管是柯立芝政府为市场注入的另一针强心剂。通过构建“大市场、小政府”的市场格局, 为企业创造出宽松的营商环境, 充分释放了经济主体的创造性。在对外贸易方面, 柯立芝政府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针对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这一

方面, 弥补了因减税而产生的财政缺口; 另一方面, 也保护了本国产业, 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正是得益于这一连串的政策组合拳, 美国经济在一战后享受了一段短暂的美好时光。“柯立芝繁荣”也以其辉煌的成就, 在美国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 里根供给侧革命

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重创了美国经济。危机的深化、矛盾的愈演愈烈, 最终只能通过战争的方式重新洗牌, 并给世界人民带来了不可磨灭的惨痛记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欧洲大陆满目疮痍, 第三世界百废待兴, 世界形成了美国 and 苏联两大超级大国对峙的局面。经历了二战后最初期的相对强势, 美国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腹背受敌, 进入一段相对低谷期。面对苏联在军事上的咄咄逼人、日本在经济上的穷追猛赶, 外加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中东石油危机引发的通胀压力, 美国经济受到严重打击。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给美国政府带来了巨额财政赤字的后遗症, 两次石油危机的发生, 则极大推升了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 劳动力人口增速的下滑更是让美国经济显得力不从心。

面对“前有强敌、后有追兵”的不利局面, 里根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 从根本上扭转了美国经济增长乏力、通货膨胀高企的局面。里根总统上任伊始就启动了大规模减税。1981 年, 美国国会通过了《1981 经济复苏税法》, 又称《坎普-罗斯减税法案》, 逐步降低税率, 并在 1985 年起将

个人所得税与通胀挂钩，非劳动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则从 70% 降到 50%，边际税率也大幅降低。随后，1986 年，国会又通过了《1986 年税制改革法案》，大幅降低了边际税率，削减了一系列特殊类型投资的特定税收条款（如取消销售税扣除、不动产税扣除、慈善捐助扣除等），为资本的有效配置扫清了障碍。据估计，1986 年的税改为美国经济创造了近 1 万亿美元的增长。

与此同时，里根政府还积极通过放松行业管制、优化营商环境等方式为企业减负。1981 年，里根总统批准成立以副总统乔治·布什为主任的“撤销和放松规章条例”领导小组，放松了对航空、电信、天然气、铁路、运输等行业的管制，并通过引入外部竞争，极大提高了这些行业的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同时也提高了社会福利，奠定了美国长期增长的基础。

（三）克林顿时期的新经济

里根经济学有效缓解了长期以来困扰美国经济的滞涨问题，美国经济开始逐渐有了起色，但也带来了巨额财政赤字。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接过了总统的接力棒，开启了美国经济一段新的征程。1992 年，当选美国总统未满一个月的克林顿便向国会发表了题为《美国变革的前景》的演说，提出了一揽子经济复兴计划。这一旨在削减财政赤字、增加政府和私人投资的计划，融合了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理论，通过平衡预算、精简政府机构、缩减政府开支，以及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科技、环保的投入等政策组合拳，降低了政府赤字，促进了经济增长。1995—2000 年，美国经济开启了新征程。新一轮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全要素生产力的提升，能源价格高点回落、非石油进口产品价格大幅回调，减轻了通胀上行的压力，为美联储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了充分的空间。

三、本轮美国经济周期的特征和动力

本轮美国经济的复苏具有明显的周期型特征。主要的力量可能来自家庭部门收入的增长提高了对

于非耐用商品的需求，进一步促进了企业对于耐用商品以及房地产的投资，拉动了美国经济的复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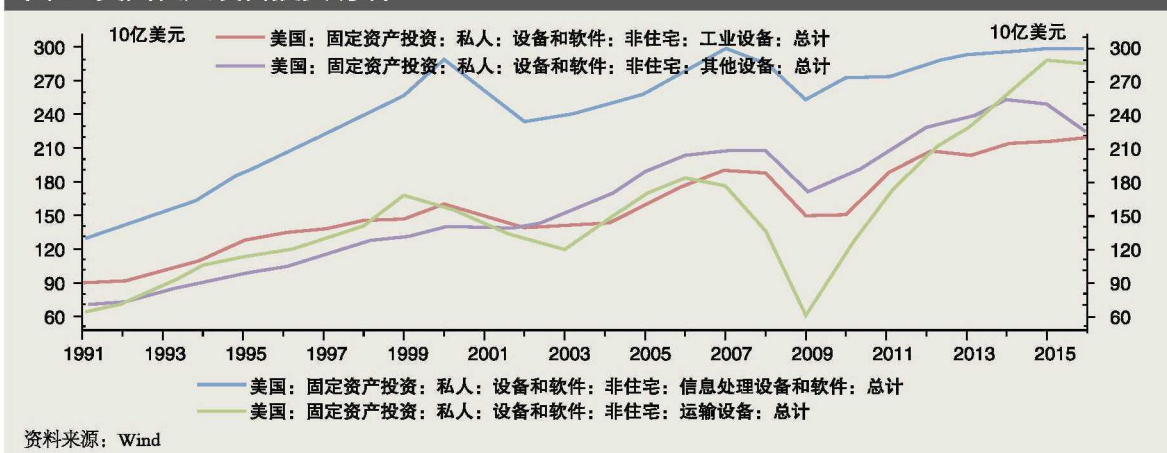
（一）美国经济复苏的周期特征

第一，美国居民家庭收入增长。以非农企业员工平均时薪衡量的家庭收入，在经历了金融危机长期的低迷后，在 2015 年年初迎来触底反弹。伴随着收入的增长，终端消费需求开始稳步回升，核心 PCE 指数同比随之走高，居民在食品、饮料及烟草等方面投入的增加，拉动了对非耐用品的消费支出，并进一步传导到企业层面，促使企业进行相应的库存调整，增加相应的设备投入，从而开启了新一轮库存周期。

第二，私人投资增长拉动美国经济走出泥潭。经历了短暂的低迷后，私人投资于 2016 年年初触底反弹，且同比增速不断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由负转正，达到 20% 以上。在私人设备投资的各项细分中，信息处理设备和软件的占比最大，并且一直都保持着高位平稳增长（见图 2）。企业层面的投资行为给整个国家的科技研发投入提供了深厚的微观基础，也造就了美国科技的不朽传奇。以硅谷为代表的科技创新能力是美国能够持续发展、推动历史进程、引领时代潮流的关键。“美国梦”也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聪明头脑来此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科技手段与传统行业的融合，显著提升了传统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第三，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是经济平稳向好的另一表现。金融危机后，伴随着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经受泡沫侵蚀的房地产市场渐渐出清，并开始了一段新的繁荣。根据全美房地产经纪商协会的数据，2018 年 6 月，成屋售价中位数同比上涨 5.2%，实现了连续 76 个月上涨，创历史新高。房价上涨的背后是房屋供给的低位徘徊和房屋需求的不断攀升。金融危机后，美国新建住房供给量长期在低位徘徊。核心大都市圈的发展为相关城市带来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流入，却也增加了土地供给压力。在需求侧，随着千禧一代逐步进入购房年龄，住房需求压力不断加大。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叠加量化宽松政策引发的低利率环境，共同促进了房地产市

图2 美国私人设备投资明细



场的繁荣。

(二) 新经济增长点为美国经济复苏注入了活力

周期性复苏的背后,一些亮眼的新经济增长点也为美国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以新能源、先进制造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新经济因素,在润物细无声地推动美国经济的内生复苏。

第一,新能源革命对美国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含油砂、重油、气变油以及其他液态油为代表的非常规能源,重塑了美国的能源格局,并在就业和政府收入方面对美国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预计2020年,烃类的生产会让能源部门的GDP从现有的1150亿美元增长到2250亿美元;同时,烃类的生产也会促进石油化工、化肥、合成树脂、铁、钢材、玻璃、造纸以及塑料加工等依赖天然气生产的行业的发展,并会在服务业、建筑业、运输业、贸易领域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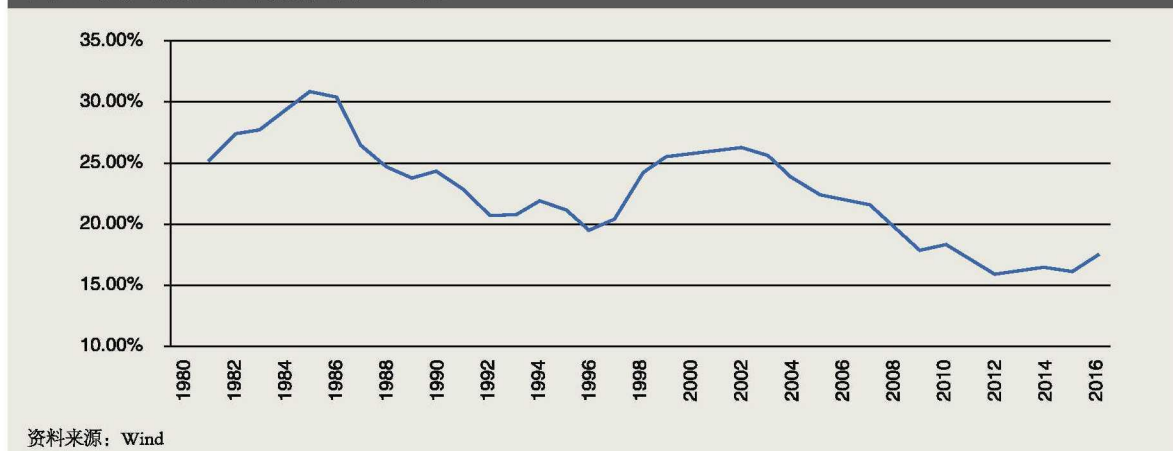
非常规能源革命改变了美国及世界能源供给的格局,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增长。1990—2005年,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产品分别以每年1.8%和2.5%的速度增长;而在2005—2015年,增长率分别提升至3.6%和3.1%。钻塔和钻头性能的提升,降低了石油开采的成本;水力压裂技术的改进,让钻井平台可以更大范围地接触岩石壁,从而更好地控制钻头钻取的路径;性能更加优异的离岸钻台和钻井平台可以让钻头深入到更深的区域,并且在极端环境下仍然可以正常工作。这些技术上的进步,极大促进

了重油和页岩气等非常规能源的开采。预计2030年,这些非常规石油资源将占到世界石油总产能的三分之一。

根据McKinsey的研究,2007—2012年,美国页岩气的产量年均增长率超过50%,而页岩气产量的增长,每年可为美国GDP贡献2到4个百分点(约合3800亿~6900亿美元);到2020年,可以为美国创造170万个就业岗位,为没有学历的蓝领工人提供更多的高薪工作岗位。此外,根据McKinsey的估计,到2020年,油气部门每年可为GDP贡献1150亿~2250亿美元,创造11万~21.5万个就业机会;能源密集型行业(包括化工、金属、造纸、橡胶和塑料等行业)每年可为GDP贡献550亿~850亿美元,创造16.5万~27万个就业机会;服务部门(包括金融、法律、商业、管理、房地产、教育、医疗等行业)每年可为GDP贡献1300亿~2350亿美元,创造25万~45万个就业机会;其他相关行业(包括零售、建筑、运输、仓储、农业、林业和采矿业等行业)每年可为GDP贡献800亿~1450亿美元,创造38.5万~72.5万个就业机会。

第二,先进制造业带动美国经济的发展。相对于传统制造业来讲,先进制造业吸收了电子信息、计算机技术和机械制造的先进科技成果,以及现代化经营管理理念,将其融入制造业产品的研发、生产、营销和管理全过程,由此实现制造流程的自动化、流程化和智能化。先进制造业以其涉及领域广、产品附加值高的特点,带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制造业在美国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支撑美国综

图3 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



合国力保持世界领先的重要基石。但一段时间以来,制造业的日趋弱势与以金融为代表的虚拟经济的相对强势,则增加了美国经济的不稳定性,也加剧了贫富差距,助长了两极分化。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美国人意识到,虚拟经济需要坚实的实体经济作为支撑。为此,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和“重振美国制造业”的战略,试图通过引导制造业企业的回流,来增强美国经济的厚度,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制造业的发展。美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份额在经历了近30年的下滑之后开始企稳,稳定在20%左右(见图3)。

与传统的以劳动密集为主要特征的制造业产业不同,美国的先进制造业主要分布于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先进材料设计、纳米制造、智能电网、基础设施建设、科教等领域,呈现出“产业链上游化、知识密集化”的特点。制造业的重新崛起,离不开美国政府的穿针引线。2011年6月,面对着产业空心化、经济虚拟化的趋势,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通过加强政府机构与大学等科研院所的合作,增强对于先进制造业的创新投资。2012年3月,奥巴马政府提出与企业、大学共同建立在全国范围内的“制造业创新研究网络”的倡议,由政府出资10亿美元,计划在10年内创建15个制造业创新研究所,并在2013年将这一数字增加到了45个。政府的引导大大加快了理论在现实生活中商业化的速度,排除了知识外溢的障碍。创新研究所为来自各个领域的人才提供了思想碰撞

的绝佳场所,对知识资源的落地起到催化作用。截至2017年,已有14家制造业创新研究院开始运作,美国的制造业发展迎来了新的生机。

第三,大数据产业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数字经济时代孕育着海量的数字资源。电子支付的普及、网上购物的兴起、社交媒体的活跃,以及新型可穿戴设备,造就了指数级增长的数据资源。电脑硬件的更新换代,使得在海量数据中发掘有用信息成为可能,也为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精细化提供了方向。通过在数据中寻找隐藏在数据背后的行为特征,提高决策的精准度,传统行业的企业可以极大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及自身的生产能力。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报告,大数据的应用每年可为美国带来6100亿美元的产值。其中,在零售业和制造业,每年带动产值的增加额可达1550亿~3250亿美元;在医疗保健和政府服务领域,每年也会为带来约2850亿美元的成本结余,间接促进经济增长。

四、美国经济增长的因素

作为世界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法律等领域享有重要话语权。正是依靠在多个领域深耕细作产生的全球影响力,以及强大的综合国力,美国经济在经历多轮周期性波动之后依然能够扫除阴霾,步入正轨。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丰富的人力资源以及完善的金融体系,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第一,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为美国的发展提供

图4 世界主要国家PCT专利申请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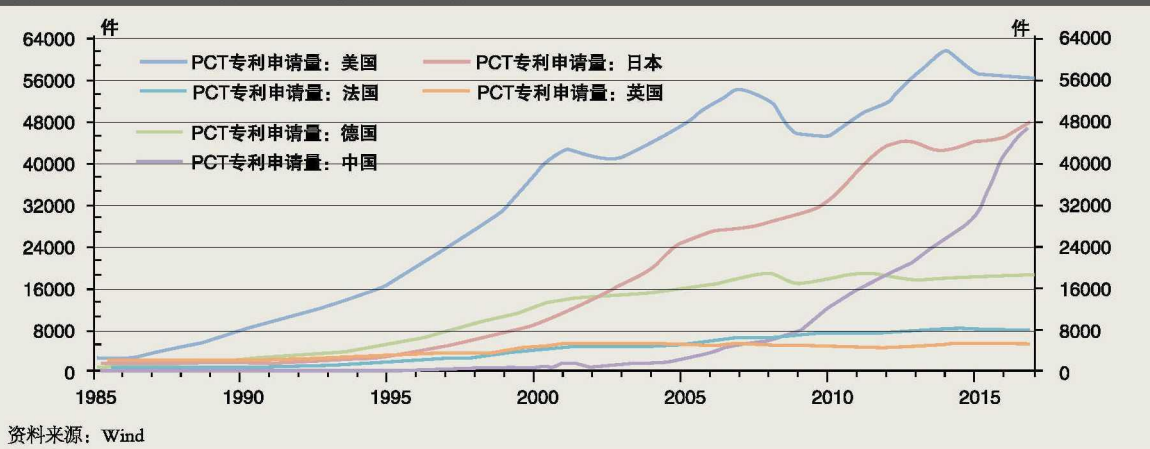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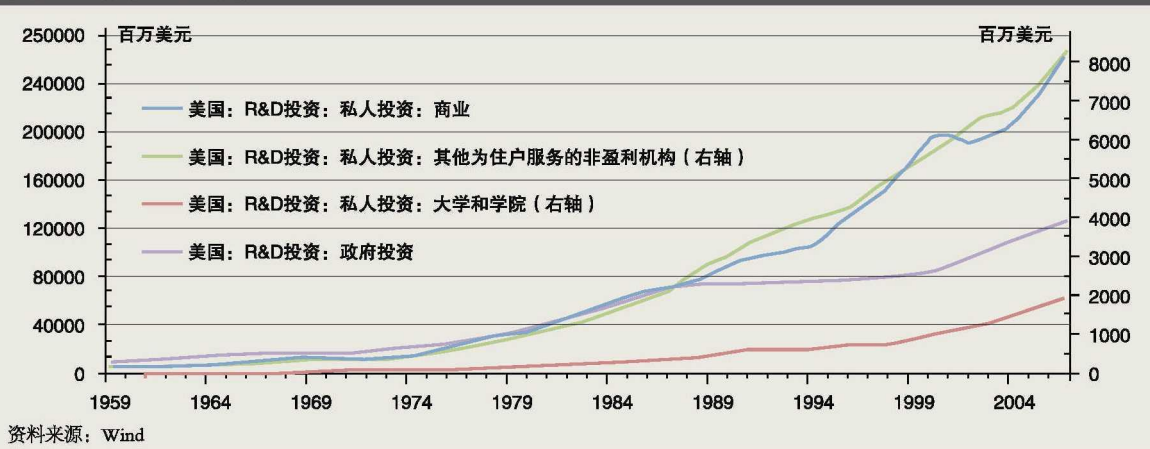


图5 美国R&D投资



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全球市值最大的6家公司中,有5家是美国的科技公司,总市值达到2.5万亿美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专利申请数据显示,美国专利申请数量居于世界首位(见图4)。研发支出方面,美国的研发支出投入全球最多,并且每年还在以较高的速度增长(见图5)。

强大的科技实力的背后是完备的科研创新体系。美国的科技创新体系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特点。联邦政府、企业、高等院校和其他非营利机构构成了美国科研体系的基石。科技开发在美国企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据统计,在美国,大约有3/4的研发工作由企业完成,企业部门吸纳了3/4的科研工作人员,全国科研经费的2/3投入到了企业部门。企业部门是创新活动的主体。内生于移民文化之中的冒险精神与挑战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永攀科研的高峰,探索未知的世界。创新的

基因生根于移民者的热情,发芽于企业的成长壮大过程。在变化和灵活中把握商机,在成长与壮大中推陈出新,是美国企业不变的信条。通用电气“进步是我们最重要的品牌”、惠普“以世界第一的高精度而自豪”、以及微软“不断淘汰自己的产品”的理念,既是美国企业向世界许下的庄严诺言,也是美国企业创新精神的最佳体现。

政府的支持、企业的投入为美国的科技创新体系构建了底层生态;金融资本的支持,则在为科学技术的商业化运作保驾护航。著名的硅谷模式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经过近50年的高速发展,这片坐落于旧金山以南,圣克鲁斯以北的狭长地带,形成了完善的创新生态系统,持续引领全球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多个领域的发展。2017年,面积占全美1.19%、人口占全美7.8%的硅谷地区,对美国经济贡献占比达到10.4%,还有

21% 的并购、34.6% 的 IPO、47.5% 的商标注册也在这里产生。

依托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等知名学府的科研优势，硅谷企业与科研院所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形式。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为硅谷企业提供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人才，并通过讲座、培训等形式，为硅谷企业注入了最前沿的技术支持。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极大提高了硅谷科技企业的孵化能力，是硅谷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推手。成熟的风险投资机制，可以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为企业注入鲜活动力。兼具专业投资能力与深厚行业背景的投资专才，不但可以为企业带来急需的资金支持，还可以帮助企业提供管理咨询服务，深度参与企业经营，最后帮助企业成功上市，达到双赢的结果。同时，针对信息行业的特点，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专利保护的法律法规，巩固和加强了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解除了科技企业创新活动的后顾之忧。

第二，人力资本全面提升。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高度重视对于人才的引进、吸收和培养。源源不断的移民，为美国社会提供了鲜活动力与不竭源泉。正像美国前总统里根说的那样，“我们是一个由外来移民组成的国家，我们的国力源于我们的移民传统和我们欢迎的异乡侨客，这一点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匹及”。美国人才引进的传统，内生于处在襁褓时期的国家基因中。19 世纪，来自英国的塞缪尔·斯莱特在美国创办了第一家机械化纺织厂，推动了美国工业革命的进程。二战时期，当战争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时，美国却在悄无声息的派出“阿尔索斯”突击队，抢在其他国家之前，“抢夺”那些来自德国、意大利的著名科学家，劝说他们加入美国国籍，支持美国科技的发展。这一行动，看似舍近求远，实则韬光养晦，行稳致远，从根本上提高了美国的长期竞争力。二战之前，在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数量方面，德国是美国的 3 倍，但在半个世纪以后，全世界自然领域的诺贝尔奖已有 4 成花落美国，并有超过 7 成的诺奖得主在为美国效力。

第三，金融深化驱动创新。金融业是美国的支柱产业之一。高度发达的金融行业为美国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提供了重要保障。工业化、城镇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蓬勃发展，离不开金融资本的保驾护航。从传统的银行贷款，到专门服务于初创企业的风险投资，再到为满足各类投资者需求而创设的各种衍生金融工具，发达的金融产业成就了美国的辉煌。经过上百年的发展，美国逐渐形成了包含股票、债券、大宗商品、外汇、金融衍生品、另类投资等多个领域、丰富产品的立体式金融市场。从服务于小微、初创企业的风险资本，到作为企业发展晴雨表的权益投资；从为企业员工提供安全保障的养老基金，到帮助大学生完成学业的助学贷款，金融对于经济的支持缓解了经济运行过程中不必要的摩擦，通过高效的跨时空资源配置，提高了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

第四，市场经济活力十足。起源于欧洲大陆的思想渊源与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在美国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美国的精神传统和思想资源主要来自自由主义思想。自由主义的思想中同时蕴含着人人平等的价值理念。相较于“天赋人权”倡导的人人生而平等，美国人更加注重机会平等，倡导在平等的机会中，个人可以拥有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获得成功的自由。这种求同存异、兼容并包的思想理念，也为社会改良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动力。如果说自由与平等是美国精神的内涵，那么改良和求变就是美国不断完善的内在动力。政府、公众以及公益事业企业的共同努力，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最大程度上避免了美国社会这艘巨轮偏离驶向远方的航道。

五、本轮经济增长是否可以持续

作为特朗普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始于 2017 年年底的减税政策降低了美国持续多年上涨的税收负担，对美国产生了立竿见影的促进效果。平均税率从最高点的 12.4% 降低到 11.6% 左右，促进了个人消费的提升，拉动了美国经济增长。然而，这种供需两侧的刺激型政策是否可以持续？美国经济真的就从此摆脱资本主义内生的不稳定性了吗？现在的动力结构是否可以支撑美国历史上即将到来的第一增长周期和第一大牛市吗？事实上，我们的担忧并非多余，数据显示，支撑美国经济反弹的因素边际效用在减弱，美国经济面临着较大的回

调压力。

第一，从产出缺口看，美国产出缺口已经由负转正。根据OECD公布的预测数据，2019年美国的产出缺口将达到1.16，反映出经济发展有过热的倾向。净出口的增长是本轮美国经济强势复苏的驱动力之一。2018年6月，美国净出口环比增长1.06%，超过近期的平均水平。在中美贸易战逐渐升级，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强烈的背景下，出口的持续增长恐难延续。作为美国出口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豆出口量的变化对美国出口总量的变化影响很大。贸易战的打响对美国大豆的出口也会产生重大影响。对此，领先指标PMI新出口订单或许已经初现端倪。

第二，房地产上升动能的衰减是美国经济动力不足的另一隐患。2018年6月，美国新建房屋销售量折年数为63.1万套，为年内最低值，同比仅增长2.44%，为2017年9月以来的新低；6月份成屋销售量折年数为538万套，也为年内最低。销售数据的疲软也让房地产投资增长乏力。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2018年6月新屋开工量环比下降12.3%，为9个月来的最低水平。同时，在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大背景下，美国市场按揭利率开始升高，从需求侧抑制了房地产销售的增长，降低了美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动能。

第三，高额的美联储政府债务也为美国经济增长增加了不确定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美国政府对于金融机构施行的一系列救助计划，叠加随后为经济增长而实施的刺激计划，美国政府负债率急剧上升。截至2017年年末，美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80%以上，这会对美元汇率和通胀水平的稳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些都可能是未来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中的负面因素和隐患。

参考文献：

[1] 埃斯瓦尔·普拉萨德. 美元霸主地位依旧[J].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2014, 03 (51): 34-37
 [2] 丹尼尔·耶金、朱玉麟、阎志敏. 能源重塑世界[J]. 当代电力文化, 2013 (4)
 [3] 匡小平、漆亮亮. 美国近年来主要税制改革建议的比较

[J]. 当代财经, 1998 (11)
 [4] 李其荣、倪志荣. 当今世界人才争夺战的最大赢家——美国人才引进战略及对我国的启示[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2 (8): 46-53
 [5] 齐晟. 从里根到小布什、特朗普, 税改+紧货币会给美国带来什么?[R]. 中泰证券研究报告, 2018
 [6] 丘岩、柯立芝: “无为而治”创造繁荣[D]. 中国企业报, 2013-11-05
 [7] 任泽平、张庆昌. 美国里根时期供给侧改革的挑战、应对与启示[R]. 恒大研究院, 2017
 [8] 王涵、段超、卓泓. 美国GDP反弹: 低基数+减税刺激——二季度美国GDP点评[王涵论宏观公众号]. 2018-08-01
 [9] 王辉耀. 人才战争[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9
 [10] 许国林. 浅析美国“柯立芝繁荣”的原因[J]. 许昌学院学报, 1998 (02)
 [11] 张静静. 怎么看美国经济? ——兼评美国二季度经济数据[静观金融公众号]. 2018-07-29
 [12] 甄炳禧. 从大衰退到新增长: 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发展轨迹[M].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5
 [13] 资中筠. 论美国强盛之道(上)[J]. 学术界, 2001 (1): 59-76
 [14] 资中筠. 论美国强盛之道(下)[J]. 学术界, 2001 (1): 77-96
 [15] Annual Energy Outlook[C]. 2018
 [16] Kenneth Rogoff, Are Trump's Policies Hurting Long-Term US Growth? 2018.08.06
 [17] Lund S, Manyika J, Nyquist S. Game Changers: Five Opportunities for US Growth and Renewal[J]. 2013
 [18] Silicon Valley Index[J]. Silicon Valley Community Foundation, 2018
 [19] Shruti Date Singh, Tatiana Freitas, Despite Tariffs, U.S. Soy is Still Headed to China, 2018.08.07
 [20]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agri/2016-11-14/doc-ifxxsmuu5603890.shtml>

(责任编辑: 袁跃东)